

一個真摯的人：

卡夫卡

——我讀「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」

余 歸

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

張伯權譯

一八九頁，四〇元

楓城出版社

卡夫卡就是卡夫卡。

這是我讀了「卡夫卡的寓言與格言」之後，心頭第一個興起的感想。在讀本書之前，曾被一些書評和

介紹文字弄得昏頭轉向，老以為卡夫卡是極為複雜的人，帶着一些神秘感，和存在主義有着血脈上的連繫，作品的內涵，荒謬空洞，他只是以一種病態的眼光

，觀看世間百態，因而流露在他作品裏的那些意識，混和着諷刺和抗議，代表了部份心智上有欠成熟的理想主義者的偏見。

但在卡夫卡的格言與寓言裏，我們無法找到上述批評卡夫卡的痕跡，我們所接觸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真人，我們實在找不到他和各種流派之間必然的關連，有些人硬把卡夫卡拉到自己一邊的陣容，而事實上，他從來不依附任何思想或派別，他只是他，他按着他自己的方式，老老實實地寫作和過活。我們從本書附錄中，Gustav Janouch 寫的「獨不見：憶卡夫卡」的文字裏，可以瞭解到卡夫卡爲人處事的態度：真摯且純樸。

然而，卡夫卡的確是與前與衆不同的。他的不同是由於他獨特的個性和敏銳的心智所構成的洞察力。他的熱情和慈愛，使他關懷世人；他的睿智和識見，使他極早感悟到一個即將來臨的新世紀，所要帶給人類的那種壓迫感。他似乎已預料到人性在新世紀裏將經歷的痛苦和無力感；由於人類與自然生活的日益脫節、以及人性的乖離現象，人的生存構成了他自身的負擔。

當 Janouch 告訴他，有人摹倣他的「蛻變」寫成一本「狐女」的書時，他認爲「這是時代的問題」，大家都抄襲了時代，因爲到最後，或許會發覺動物比人類更接近我們，親近動物比親近人類更容易些。物質文明的急速發展，機械在人類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。人發明了機械，機械改變了人的生活的方式，進而塑造出機械文明；人的生存，成爲一部大機械中的一隻小螺絲釘，與人類愛好自然與自由生活的本性，差距越來越大。人的渴望，已由追尋物質享受的極致，一變爲精神生活的渴求。在這樣的時代裏，「每個人躲在樊籠裏生活——他們把這樊籠緊緊攜帶在自己身內。」於是，人在爭取自由的奮鬥中，却又陷入一個更爲可怖的枷鎖裏。

卡夫卡之所以受到現代人的重視，就是因爲他透過筆尖，把我們的苦悶，在五、六十年前就清晰地吐述出來，他沉思着人類在機械文明裏的處境，他告訴我們要注重內在的東西，切勿想依賴外在的力量提昇自己。他要求我們在爲生存而奮鬥的歷程中，必須肯定的是一種對自己以及世界的生活態度：它應建構在互信、容忍和愛的基礎上。

卡夫卡是一個生命的歌頌者，他說：「生命就像我們上空無際的蒼天，一樣無限的偉大，一樣無限的深邃。」又說：「人終究無法以暴力滅除任何從泥土萌長出來的生命。人類與萬物的原種永遠不會毀滅的，塵土是永恒的！」他像一位哲學家，由卑賤的生命中體驗出不朽的眞諦。

他的寓言與格言，有一些似乎是難以理解的，使我們感到困難的是：我們是以世俗的方式去進入它們，而不是以卡夫卡所希望的；另一方面也可能由於我們的感觸在現實裏磨鈍了，已無法感受到這些尖銳的刺痛；而更重要的是我們已捏不着自身生命的痛處，以致於無法與卡夫卡的心靈靈犀相通。

每一則寓言都暗示着一些特殊的問題，卡夫卡並不同意讀者去跟隨寓言，寓言如同一座橋樑，你必須有你自己通過的方法，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步伐。譬如有關普洛米修斯的那一則寓言，對於抱持不同理想的人，都有其與人相異的含義，但本質上則是純一的。一種時空藝術的變化，導致不同層次的闡釋；在「城徽」裏，巴布塔猶如高懸的理想，人類永遠是愚蠢的現實主義者，他們藉口各種道理，以掩飾自己的

墮敗和私心。預言只是一種謊言，只有相信它的人才去相信。

卡夫卡的格言，則如母親晶瑩的眼淚，滴滴淚水都源自關懷和愛。透過他的體悟，透過時代的塵霧，他傾訴出內心深處的秘密，毫不保留地全部奉獻給人類。他彷彿隨時提醒我們注意周遭的一切，在平凡的生活裏，有許多值得珍視的事物等待我們去發掘。他把平凡的道理，點化成一些哲理，非常耐人咀嚼，也提供我們在面臨挑戰時，激發起無限的奮鬥意志。例如：

人類的過失是沒有耐性：時機未成熟便把方法棄絕，以及狂妄地固守虛幻。

從某一點往前走，一去再也無法回頭。我們必須企及的就是這點。

好好把握住你的大好財富吧：你挺立着，你的雙腿所佔有的面積，要比你所站立的那片土地還要廣大。

兩種可能性：做你自己，或者任他安於現狀。後者

是一種願望的滿足，因此是怠惰的；前者是一個起點，所以是行動的。

卡夫卡不是一個孤絕的人，他有他特有的風格和氣質，詆諆和誤解並不能真正傷害他，只要我們進入他的作品之中，自然就會被他的真摯扣動心弦，譯者在序言裏的一段文字，可說是詮釋卡夫卡作品內涵的最佳註腳。他說：「卡夫卡把個人極主觀的內在經驗及隱藏於心靈深處的嘔心真實，和現實世界夢樣的幻滅冶於一爐；把他個人內在的世界與我們所處的外在世界合於一體，把我們引進一個更新更尖銳的經驗領域……他一再強調人內在的那種恒不可滅的、純潔而神聖的精神力量。……雖然，他為人類的失敗和絕望創造了空前的意象，雖然他常常感到受困於塵世，然而並沒有損棄永不毀滅的內在信心。相反的，他奮力求藉文學把人類的塵世提昇到『誠摯、真實與永恒』的境界。」

卡夫卡就是這樣生存着的「勇者」。靠着堅韌的忍耐和真摯的愛，為我們指引出一條艱苦却充滿希望的道路。